

852959

2  
1/5095

This is My Philosophy

# 廿世纪命运与展望

罗素·史怀哲 等著      黎蕴志 译



2  
7/8695

852959

新潮文庫

黎  
蘊  
志譯

# 廿世紀命運與反

志文出版社



F33891

# 廿世紀命運與展望

新潮文庫 59

---

|           |                   |
|-----------|-------------------|
| 原著者       | 羅素、史懷哲等           |
| 譯者        | 羅志                |
| 發行人       | 張清吉               |
| 出版者       | 志文出版社             |
| 地址        |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2號 |
| 郵政劃撥      | 0006163-8號        |
| 電話        | 八七二九二五一           |
| 初版        | 六十年九月             |
| 再版        | 七十五年一月            |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 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
| 法律顧問      | 林金發律師             |
| 印刷所       | 大誠印刷廠             |
| 地址        | 臺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

---

定價 80 元

(缺頁或裝釘錯誤隨時可調換)

## 作者簡介

本書收集了十位當代智識份子對二十世紀命運的透視與展望。這十位智識份子是：哲學家——羅素（B. Russell, 1872-1970）、生物學家——霍爾丁（1882-）、文學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存在哲學家——馬塞爾（Gabriel Marcel, 1889-）、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歷史學家——托雷維和安、原子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 R. Oppenheimer, 1904-）、神學家——萊霍德·尼伯（1882-）、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6）、東方智慧哲學家——拉達克和修南。

## 本書簡介

當代最偉大的智慧人物如哲學家羅素、生物學家霍爾丁、文學家赫胥黎、存在哲學家馬塞爾、存在主義者雅斯培、原子物理學家奧本海默、人道主義者史懷哲等十位知識分子，針對當前現代人的艱難處境，以充滿智慧的性靈，道出他們獨特精彩的見解與信念，以及廿世紀的展望。他們的意見，雖然有時全然不同，甚至正好相反，但却同樣是出以悲天憫人的胸懷，和睿智的見解，正因為如此，才更強調了本書的魅力。本書是一部廿世紀思想的珠玉集。凡是關心人類前途與命運的現代人該看世紀智者的呼喚！

# 目次

|                         |     |
|-------------------------|-----|
| 譯序.....                 | 一   |
| 懷疑的哲學家.....             | 七   |
| 開幕乎？閉幕乎（羅素）.....        | 一五  |
| 來自生物學研究室的展望.....        | 二七  |
| 人類的演化——其過去與未來（霍爾丁）..... | 三   |
| 替地球診斷.....              | 六四  |
| 雙重危機（阿道斯·赫胥黎）.....      | 八四  |
| 來自法國新蘇格拉底派的質詢.....      | 九八  |
| 和大衆對立的普遍性（馬塞爾）.....     | 一〇四 |
| 擁護哲學的哲學家.....           | 一一〇 |
| 現代的哲學任務（雅斯培）.....       | 一二〇 |
| 詩與歷史.....               | 一二八 |

迷羊——歷史的觀念（托雷維利安）

原子物理學家的見解

藝術與科學的展望（奧本海默）

一位神學院的哲學家

論自由、德性與信仰（尼伯）

密林中的哲學家

生命的教養與根源的思索（史懷哲）

東方的智慧

靈的宗教與世界的要求（拉澤克利修南）

一二三

一二四

一五六

一八三

## 譯序

二十世紀是個價值轉換、生命尋求的世紀。它承繼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絢爛而趨於崩解的傳統，也接受了科學與技術漸趨圓熟而導致的惡果。在這世紀裏，由於科學技術的無限發展、人性價值的萎化、接二連三的大小型戰爭，使人們普遍染上了灰色的幻影，人性的崩解似乎也一天天地接近。在這危機與困境裏，世紀的智慧人物不僅思惟着人類存在的問題，還進一步想替這世紀的命運作個比較深入的探索，以便替它開拓一條通往充滿希望幸福之道。

無疑的，在這個世紀裏，人口問題、全體主義的興起、戰爭的恐怖、人之自我的喪失、宗教信仰的沒落等，在在都影響着人類的心靈，也在人的周邊伏下了為無形之手所操縱的巨影。要如何擺脫這巨影的控制，便逐漸成為二十世紀智慧人物所欲解決的難題。

本書所收集的文章大多從這觀點出發，敘述作者們對二十世紀命運的透視與展望。他們有的從歷史、有的從哲學、有的更從物理學、生物學、神學等方面針對世紀問題，探尋其根源，展望其未來，替我們活生生地點出了二十世紀的命運。他們的見解雖然互不相同，甚至互相背離，但他們對二十世紀的關心却是一致的。從知性出發的羅素與霍爾丁，認為合理的思考與科學的方法

可以超越二十世紀的命運。但從人類存在思考出發的雅斯培，却指出：克服二十世紀的危機應先阻止全體主義的流行，藉以恢復人類存在的意義。神學家尼伯則認為人類有能力發現代理性主義來控制人性的非理性部分，是一太樸素的想；又認為相信人類的進步係與科學方法之進展相互為表裏，乃一淺薄的見解。歷史學家托雷維利安則認為二十世紀的人沒有資格譏笑中世紀的黑暗。印度的哲學家拉達克利修南極力主張神無國籍之分，神是普遍性的，只有真正的神才能使這個世界和平相處；又主張結合東方與西方，他說：「我們居住的地方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而是一個世界。在這裏，所有的人都同是整個文明的遺產承繼者。」又說：「人類的統一並非依存於過去，而是依存於未來的目標與方向。」

總之，二十世紀的智慧人物都為人類的未來命運提出了他們一己的見解。彼此的見解雖然有互相糾葛之處，但其內涵却有激起吾人對自己命運關懷的衝擊力。依我看來，此書最重要的意義即在於此。如果生在二十世紀的我們，仍然對自己的世紀不能有相當程度的透視與洞察，我們大概只有委任命運之神去擺佈了。要了解自己的處境，看看世紀的智慧人物向我們提出的警告與見解，是有益無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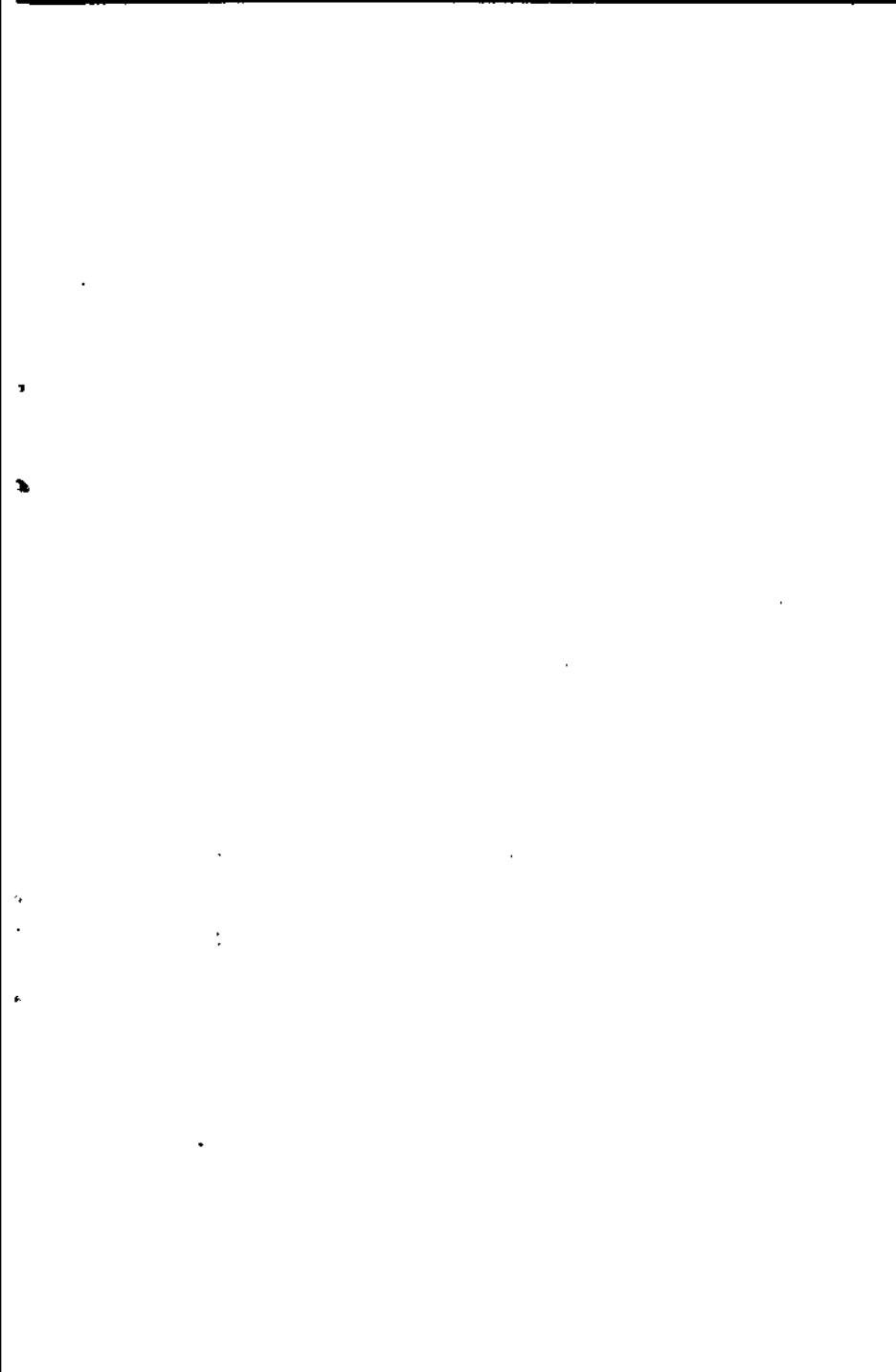
基此觀點，本書編者伯涅特（W. Burnet）在他旅歐發現文明危機之後，乃擺下此一思想擂臺，邀請各路英雄，滯聚此處，一展身手。但這擂臺並非爭霸奪冠的英雄會武之地，而是世

界第一流的智識份子自由發表所見所識的智慧的結晶。編者在敘述其宗旨時說：「在柏拉圖時代，有靈感的人大多集聚在一個地方——雅典。現在，他們大多居住在巴黎、倫敦、普林斯頓、羅馬、紐約、馬德里等地。……我們會見他們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憑藉書本。本書主旨不在分析各色各樣的思想體系，也不在仔細詮釋各類哲學理論，而是集聚各分野專門知識份子的各類思想。他們都不知道其他的人會說些什麼，只憑各自的事業、生活與信念，道出自己思索智慧的結晶。」這可說是一種餐宴。如何去享受它，只有憑自己了。

本書係 *This is my Philosophy* 的選譯。原書共收有十一篇文章。本書除史懷哲（原書所錄係史氏自傳的尾聲部分，由鄭泰安先生譯出，謹此致謝）及建築師萊特（請閱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三三『廿世紀代表性人物』萊特章，本書刪略）的論文外，均由譯者譯出。原書編者伯涅特係美國報人，曾編『Story』文學雜誌，後任『紐約前鋒報』駐巴黎特派員，現居紐約，專事著述。除本書外，尚編有『The World's Best, This is my Best』，主著有『Seas of God』，俱為暢銷書。

本書譯寫期間，承蒙張清吉先生鼎力相助，又蒙吉妻騰緒潤色，特此致謝。

黎應志 一九七一年元月二十日於臺灣大學



## 懷疑的哲學家——羅素

一九五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素，是英國的哲學家、數學家、著述家，也是現代世界性思想家之一，他活動面之廣泛，從頒發諾貝爾獎的評語中可見一斑：「從他多采多姿包羅萬象的重要著作中，我們知道他始終是人道主義與自由思想的勇猛鬥士。」

羅素生於一八七二年，不久即將屆八十五歲的高齡（譯者按：此書著成時，羅素尚未去世），在本書中，他應歸於長老類的人物。他的名字不僅流傳於說英語的大多數地區，而且也是中國、歐洲等地演講會聽眾耳熟能詳的人物。羅素一生曾兩次任教於他的母校——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第一次大戰時，因從事和平運動，被取消了教員資格，又曾因印行小冊子，被罰款並判處六個月的徒刑。一九四四年，重獲教員資格，回到三一學院，在這裏完成了『人類的知識：其範圍與界限』（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Its Limits），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哲學遺書」。他曾著『西洋哲學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但因根據此書授課甚久，一九四二年，被賓州梅里安市庫斯財團解除與他所訂的五年教授契約，羅素提出控訴，終於獲得賠償。一般人都認為他與懷海得

合撰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是他最偉大的著作，全書重點在欲從「符號邏輯」(即數理邏輯)中發現數學與哲學之契合點。

晚年的羅素爵士，全力撰寫有關政治的論述與隨想錄(Essay)，他寫過一本短篇小說集。

一九五一年，他曾寫道：「正如現在所見，我的知能，從二十歲起，的確已經逐年下降，年輕時，我喜歡數學，後來，因數學難學，乃沉入哲學中，哲學又過難，遂埋首於政治學。從此以後，即專意於偵探小說。」

八十一歲時，羅素在廣播中說：「我認為，獨斷地相信某些特定事物之習慣是世界的大禍害之一。其中實在滿含疑問，一個有理性的人私下決不會相信自己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意見中經常混入某種程度的懷疑。」

這位哲學家結過四次婚，最近一次的離婚在一九五二年，八十歲的時候，同年，他與紐約市的伊迪絲·芬琪結婚。據他自己說，他想在威爾斯祖傳的家屋裏，以鄉居方式靜靜地渡過老年。在一九三一年，他已繼承了羅素家族的封號。

他用最迅速的時間與充沛的精力，給這本論文集送來了答案，關於他的人生觀是否因專門工作而轉變這一問題，羅素的回答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如此，我的專門工作引導我拒

絕已知的一切宗教獨斷，使我對濫用有機體觀念的哲學表示懷疑。」

「歷史上，是否有比目前更好的時代或場所？」他的回答是：

「這個問題需根據收入額而定。我認為柏里克里斯 (Pericles) 時代的雅典，富人是快活的，奴隸與女性則不然。法國大革命前十年，是哲學家與自由主義貴族的黃金時代。伊麗莎白時代的英格蘭，菲利普·辛德尼最快樂。可是，在這以前，是否有比當前西歐與美國更快樂的時代，實在值得懷疑。」

「如果以歷史觀點看我們現在的時代，你認為它有何特徵？」

「因為無法預測未來，這個問題是不能回答的。西元一千年前，人們已經認為世界末日即將來臨，這種信念使他們對其時代的判斷發生錯誤。在我們面前有兩個入口，一個通往天國，一個朝向地獄，二者究竟擇何為是？顯然難以判斷。」

羅素作為一個哲學家的見解，已在他的多數著作中具體表現出來。尤其是下列各書，尤為重要：『數理哲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1848)，『人類的知識』 (Human Knowledge, 1948)，『哲學概論』 (Outline of Philosophy, 1927)，『西洋哲學史』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45)。羅素為本論文集擇取其『倫理學與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 (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中的最後一章「開幕乎？閉幕乎？」以表現自己的見解。此書在英國由亞倫·愛溫公司出版，在美國則由西門兄弟公司出版。

### 開幕乎？閉幕乎？（羅素）

從地質學與進化史的觀點而言，人出現在地球上，只是最近的事。在若干億年的漫長時間裏，僅有非常單純的生物存在，其後又若干億年，始有新型生物如——魚、爬蟲類、鳥出現，最後逐漸進化才有哺乳動物。我們所屬的人類，充其量不過由一百萬年前才開始生存，具有現在的知能，又已耗費了一半（五十萬年）的時光。就宇宙與生命的歷史而論，人類的出現雖是晚近之事，但人類生出巨大、可怕的「力」，更是新近的事。人類發現人類獨有的能力，大約只有六千年，最初是文字的發明與組織政體。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的確進步迅速，不負所望。埃及人建金字塔後，先民中最令人注目的進步應推希臘時代。其後，足與此輝映的進步，距今不過五百年。在這五百年中，各種變化以加速度的形式不斷產生，快得連飽經事故的老人也無法瞭解自己所住的世界。這種自生物出現以來前所未有的狀態，帶來舉世的迷惑與悲慘的混亂，似乎非以瘋狂的加速度促使人心腦俱疲，不堪負荷而不止。這種不安並非無據，深思的歷史家，將騷擾的現代與平穩之過去相比後，不能不認為「整個世界的狀態助長了不安」。但，我們如暫忘目前的苦

備，以天文學家的眼光來看這世界，未來似乎將遠比地質學所推測的「過去」更長，在今後的數兆年中，就物質條件而論，將找不出妨害地球成爲可能棲止場所的理由。那麼，如果人類能在他自己一手創造的危險中生存下去，就沒有理由應該停止最近剛開始的勝利步伐。據我們目前所知，人類未來數百萬年的命運，實操於他自己之手。陷入萬劫不復之深淵？或攀上比夢想更高的峯巔？這決定權，也只有委諸自己。莎士比亞曾說：

預言的靈魂在廣大世界中將夢見未來

夢是預言嗎？或只是與死亡俱逝的偽滿幻影？戲劇剛開始，我們是否才聽到揭幕詞的第一個音符？

歐爾費思教徒曾說：人是大地與星空之子，換句較新的話來說，就是神與獸的結合。有人不見此獸，有人則不見此神。我們可以簡單地描繪出正確的獸類人間像，瑞福特在「雅胡獸」(Yahoo)一書中已巧妙地做到，我們中大多數人很難忘却此一逼真的印象。但雅胡獸雖然因缺乏智力，令人生厭，但它同樣也沒有近代人種種最惡劣的品質。認爲人是神與獸的混合，對獸類而言，其實並不妥當。也許人是神與魔的混合。任何獸類，甚至是雅胡獸，也不會做出希特勒、史大林所犯的罪惡。每當想起希、史的拷問，想起他們所侮辱的正是與我們同種的人類時，不論雅

胡獸有多下賤，仍然遠不及掌握現代國家大權的人可怕。人類憑藉想像力，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描繪了地獄的形象，但，只有以最近的技術，才能將之付諸實現。人的精神在天堂的光明與地獄的黑暗間，保持着奇妙的均衡，眺望兩端都能感覺滿足，但很難說究竟那一方面更合於人類精神的自然。

面對恐怖的時間，我常會有這樣的疑問：人類這種生物到底有沒有可以希望其繼續存在的理由？一般人很容易相信人是陰險殘酷的東西、魔力的化身、大宇宙清新面容上的一個污點。但，這畢竟不是真相，也不是大智者的最後之言。

正如歐爾費思教教徒所言，人是星空之子，於天文學世界的偉大相形之下，人的肉體顯然是既無意義又軟弱無力。但人能反映道世界，也能藉想像與科學智識之助，環繞時空中所未知的深淵漫步。他對所居世界的認識，也許是千年前祖先們不敢夢想的事物。如果人類以現有的步伐繼續前行，以目前獲取新知的速度推之，今後一千年，新生的一代所知，也正是我們今天所無法想像的，這種想法實有充分根據。但在最佳狀況下，人最值得稱讚的，並不只是知識，人也同樣創造了美。他們的視線具有窺見奇異新域的不可思議之力，對整體人類有愛與同情，並抱持無窮的希望。當然，在目前這些都還是少數例外者的工作，而且不斷遭遇愚衆的反抗，但目前是少數例外者，在未來，未必不會成為普通的大多數。莎士比亞曾攀上比凡人更高的峯巔，新時代的例

外者將登上更超越莎翁的高覽之處。知識在以往大多被誤用，以致影響我們很難想像到它好的一面。要使知識不被誤用成爲可能，只有提高大眾的素質使臻目前天才的水準。我衷心希望，這世界能脫離今日的苦惱，將治世的工作委諸具有真知真勇的人，而不委諸殘酷的投機者。這一天一旦來臨，光明的理想世界即將在眼前出現，全世界再沒有饑餓的人，到處是親切的目光，沒有焦慮，只有賞心悅目的美。這並非夢想，當然也不可能即見諸明日，但只要人類能爲全體的幸福付出全力，我相信千年之內，必能實現。我所謂的「幸福」並非伊匹鳩魯之敵非難他的「豬之幸福」。如果諸位安於豬的幸福，勢必使一切可能性的發展受制，終陷悲慘之境。只有那些將臻於神之可能性發展到極致的人，才可能獲得人類真正的幸福。但在今天的世界裏，這類人的幸福中難免混有許多痛苦，因爲他們無法從目睹他人的痛苦而與之同感的苦惱中解脫出來。可是在未來消除了這一切痛苦原因的世界裏，將會產生比活在目前黑暗時代中的命定人更完整、更富人性的幸福。這幸福又常藉想像力、知識與同情賦予生機。這祈求難道全無意義？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仍然沒有真正的同情、知識與想像力。我們怎能把人類的未來委之於那般除了憎惡的技術與熟練的諷罵外就一無所有的人？（我這段話並非非難所有的政治家，但對於引導蘇聯命運的人及其他國家的一些「強人」，的確很適合）。奧賽羅預備殺死德絲底夢娜時曾說：「可是，這太過分了，伊阿高、伊阿高，太過分了。」蘇聯的統治者及其反對派在準備消滅人類時，我很懷疑，他們